

位山,位山

■ 谭登坤

细想起来,第一次听到位山这个名字,是在几十年前。深秋,麦子刚刚下地。村街上忽然聚集了一群青壮劳力,十几辆地排车。每一辆车上都装满了各种东西。锨、镢、筐篓、绳索;麦秸、秫秸、玉米芯子、劈好的木柴;一卷一卷的草蓆子、被褥、衣物;篷布、篷屋,一张十八印的大铁锅。最后一辆车上,装了好几布袋粮食。这样一群青壮的人,一长溜地排车,浩浩荡荡走出村去,虽不怎么严整,也足够威风。

望着这一群远行的人,母亲不说话,心事重重的。

爹干什么去了?挖河。去哪里?位山。位山远吗?远啊,到黄河边上了。

此后,好多年里,每到农闲,村里的青壮劳力,都要抽上一批人,去位山。我爹曾经很认真地纠正我,那不叫挖河,叫清淤。就是把黄河水淤下的泥沙清出来。这也是一件让我困扰的事。清理黄河的泥沙,那不就是挖河吗?我无法想象,清淤和挖河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我爹,位山有山吗?爹说,位山有河,很宽很宽的河。

稍长,到聊城上学。对这座古城,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聊城出发,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分别通向不同的城市。比如聊临路、聊阳路、聊莘路,那一头就是临清、阳谷、莘县。再往外延伸,可以往济南、郑州,甚至北京,甚至上海,都可以并入国家的各种路网。出城偏东南的方向,有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叫做聊位路。问有阅历的人,会轻描淡写地说,就是去位山的路嘛。我心里咯噔一下。位山,竟也是一座城市吗?要不然,

又怎么配得上这样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呢?我不止一次地展望。想象着它的市井俨然,甚至高楼林立。想象着一条大河穿城而过。也想象着它的依山傍水,乃至绿树红花。这种想当然的思想,很长时间里扰乱着我的意识。

站上位山灌渠的提水闸时,正是一个冬日。万木萧疏。远处的田野里,麦苗绿油油的,已经覆满了垅。凛冽的北风,倒让麦苗更加抖擞。远远望去,苍茫茫的黄河,河面开阔。浑浊的河水在冬日的阳光下凝成一块一块金子,涌动着。连同黄河上刚刚架起的一座钢铁大桥,都像被熔化了似的,闪烁着金属的光芒。黄河是这样一条让人肃然的河流,即使是第一百次站在它的面前,依然忍不住心潮澎湃。北望,原本淹没在葱茏绿色中的一条长渠,在深重的秋色里也变得清晰起来。这条长渠正像一条游龙,从坦荡的大平原一路南下,它的高高昂起的龙头,正是我脚下这座高耸的引水闸。北风料峭中,龙首振须,直伸进黄河,似乎要搅起连天的波澜。

现在,我终于明白,位山没有城市,也没有高山。位山,这座小小的山头,与黄河北岸的堤坝早已浑然一体,呵护着一条大河滚滚东去。也许正是它岩石筑就的堤坝,才引来了高耸在黄河岸边的这座引水闸。这条灌渠,充分利用黄河下游河床抬高,所谓地上悬河的特点,在万里长河上,打开一个缺口。从遥远的青藏,从昆仑山,从黄土高原上直奔大海的黄河,它在位山,敞开一扇门户。滚滚黄河水,忽然肩负起一份责任,一路送进千里沃野。送到城市,送到乡村,送到千家万户,滋润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株禾苗。正是这条灌渠,彻底改变了这片大平原千百年来靠天吃饭的历史,让这片鲁西沃土,变成了真正的粮仓。

我也终于明白,从聊城伸出的那条聊位路,它的终点,正是这座引黄提水闸。为一座引水闸修一条柏油马路,这无论如何超乎我的想象。

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包,如今已经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它成为一种功德,它成全了大平原,让一方百姓从此旱涝无虞,不知饥馑。这是一方土地与一条河流共同的脉博,他们共担风雨,共享虹霓,共同营造出—个丰稔富足的大平世界。它也成为一种诠释,人类应如何协调与自然的关系。什么时候,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就一定会招致惩罚;什么时候,人类放低了身段,把自己作为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就会被接纳,就会创造出自然应有的美丽与和谐。

吴家街吴家烧饼。

肉饼虽也属饼类,但它们距离面食的主食有些远了,况且,在农耕文明的腹地,薄面皮里塞满鼓囊囊的肉馅儿,对于老百姓来说实在过于奢侈了,馅儿的内容和意义远超过了面皮,滑向另外一个品类了。

黄河的豪迈和宏大投射在黄河岸边人民的生活日常里,大锅饼和壮馍最是不容忽视。聊城境内有东阿牛角店韩赛锅饼和高集锅饼、阳谷张秋壮馍,友邻河南濮阳也有壮馍。东阿的锅饼、阳谷的壮馍都是纯面的,濮阳壮馍是肉的(饼),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形制巨大,动辄几斤面几斤肉馅儿反复滚揉成一个和锅同样尺寸的巨无霸,那里面得隐藏着多少黄河人民关于生产组织的思想和生活里的不羁无拘啊。

同样是巨无霸,临清武德奎肉饼和濮阳的壮馍差不多,都是薄面厚馅儿,明油煎烙,形式和烹制基本相同,但细考量,黄河农耕文明和运河商业文明的养成还是有差别的。濮阳壮馍以大葱、粉皮和以肉馅儿,葱成段片、粉皮撕条、肉切片块,材料形状极力呼应着名谓和主题。而临清武德奎肉饼以京瓜、葱丝、黄姜、板油、甜酱和以肉馅儿,微丁近泥,浑然一体,魁伟粗犷里透着商埠的细腻。尤其是京瓜的加入,使主辅料的合理搭配在穷苦或富足时都极有道理,左右都是关怀体贴,这应该是商业文化遗落的精明和智慧吧。

在濮阳壮馍和临清肉饼面前,阳谷肉馅和莘县康园肉饼可谓小弟弟,但小弟也有个性,招式里挥洒着黄河豪放的大写意。你看,阳谷肉馅起身于乡镇集市,最后攻城掠地于县市,从圆形到矩形,形制几度扭曲,从粉条素馅儿到牛羊猪肉的满馅儿,从小巧单薄到臃肿富油,一路风雨沧桑,但浓重的花椒面一直不敢省,幽香肉香是为张扬的麻香铺垫,大快朵颐,让人过嘴不忘。那份殊烈的麻就是阳谷肉馅的灵魂,骨子里的硬气让人不敢小觑。莘县康园肉饼的炉灶上,烙饼师傅手持两把比脸都大的大刀,反正上下,也铲也切,活儿是倍儿利索,心性和美味也是养得敦实厚重。

这两样食饷在辅料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粉条,盖因粉条系本地常见好物,红薯收罢,秋耕秋种忙完,闲下来的劳动人民正好捞粉条、晒粉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粉条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产物,漫长的冬日,一锅白菜炖粉条足矣。

吊炉烧饼、大小肉饼、高桩馍馍、大壮馍……饼饼馍馍,大大壮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硬气。这是黄河的硬气,更是黄河岸边劳动人民的硬气。广大劳动人民与大自然与困难艰苦斗争养出来的硬气,很黄河。

编者按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璨若星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和魂。梁晓声说,黄河本身并无文化可言,之所以赋予其文化,缘于人们期望从古老的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和力量。

对文艺工作者而言,深刻认识黄河文化的弥足珍贵、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意义,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切实将黄河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增强人民家国情怀和精神力量,是时代使命,更是责任担当。本报今日起将推出黄河题材系列文学作品,用文学方式讲好“黄河故事”。



黄河儿女(外一首)

■ 臧利敏

出生在黄河故道
在温暖的沙土里成长
听着奶奶的黄河谣入梦
夜夜梦里响着大河的波涛
跟着爷爷在波浪里穿梭
见惯了数不清的激流险滩
小树长成大树
热血像河水一样
在血脉里涌流
大河川流不息
滋润两岸的庄稼、树木和村庄
黄河儿女
成为黄河岸边
挺拔向上的白杨
像大河一样
九曲百折初心不改
向着大海
一路奔流

在艾山卡口

在艾山卡口
我与黄河有了惊艳的相遇
被大风吹拂
我瞬间被大河拥抱
博大如斯的黄河
豪迈如斯的黄河
咆哮着 旋转着
汹涌而来又转瞬东去
只把惊涛留给
岸边渺小的人
在大河面前
我忘记了前世今生
我只想成为一滴更渺小的水
一路跟随厚重的黄河
从天上来
到天边去

以河为名

■ 庄焕东

在古代,一个地方的命名,通常以山水、古国邑、人物、地形、气候、相对位置、部落、物产、史迹、传说、避讳、美愿等来命名。中国古代的“河”专称黄河,高唐县固河镇就是以黄河来命名的。《高唐州志》记载的《固河天堑》诗就描述了黄河流经固河镇时的景象,是先有黄河,后有固河镇。

远古时期,人们选择居住地时,多选在水岸边,以方便生活、生产用水和捕鱼、运输。固河人也选择了在黄河岸边定居。从东汉黄河两条河道的位置看,因第一条河道比第二条河道更靠近固河镇,所以固河镇建镇时选择的地址是第一条黄河河道岸边,其建镇时间,应该在第一条黄河流经固河镇旁的时间内,即公元11年至公元69年之间。

固河之名在史书记载和使用中出现过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使用的是:固河。高唐有四镇,固河、齐城、灵城、夹滩。这是史书中始见固河镇之名。

明朝、清朝康熙12年和51年《高唐州志》记载中,使用的是“固河”;1996年12月19日撤固河乡改固河镇,此后使用至今。

第二种情况使用的是:涸河。清朝光绪《高唐州志》和民国《高唐县志稿》中使用的是“涸河”。《高唐县志稿》记载:固河是否即涸河亦属疑问?因固与涸既不同字,又不同音,不能定其为一地也。邑人读涸为固,乃转音之讹耳。可见名不符,音不同,地也异。上世纪

梵呗声声慰余心

■ 高岩芳

50年代区、乡改人民公社时,印制信封、稿纸,因印刷厂铅字库中无“涸”字,便临时用了“涸”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乡地方政府也曾使用,如1992年《高唐文史资料》第7辑。

第三种情况使用是:涸河。清朝乾隆7年《高唐州志》以及县、乡地方政府曾使用“涸河”,如50年代行用的公文以及1996年《高唐县志》。今天固河镇很多老人都说,从记事起使用的就是“涸河”。上世纪50年代曾在高唐县委办公室工作过,今年88岁高龄的李德玉老先生说,当时使用的是“涸河”;高唐籍、原聊城地区文物研究室主任陈昆麟先生在《高唐建置考》一文中也是使用的“涸河”。

综合以上三种情况,固河之名的使用,出现了混用的情况。用固河的说法是,用“固”有固定河防之意。但是固河中的“河”是指黄河,非指河防。《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末年,黄河、汴渠决坏,河水自流,没有治理,水患持续了60年,形成了一条河道,这条河是上文中的第一条黄河河道,此时黄河尚无河防工程,到东汉永平12年(公元69年)夏,王景奉召对汴渠和黄河治理,才修建了千余里黄河大堤,以降河水,固定了河道,使黄河千年基本无患,这条河是上文中的第二条黄河。康熙《高唐州志》王大化《固河天堑》诗对其进行评赞。固河镇建镇的时间在公元11年至公元69年之间,此时流经固河镇旁的黄河,还没有修建大堤,黄河无防可固,这种说法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用涸河的说法是,“涸”字表示水干之意,黄河水流干了,改“涸”为“涸”。黄河是宋朝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支流干涸的。宋朝及高唐史料中都没有这种说法的记载。以“涸”意河水干枯,来改固河之名,字改了音也改了,换字改音,竟引发“固河”与“涸河”是否是一地的争论,这也有不妥之处。

用“涸河”的说法是,战国时期齐国与赵国以河为界,多次发生战争,死了很多,血流入河,河水凝固了。但战国时期黄河流经固河镇旁,此时尚无镇置,并且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也不吉利,不会以此说而命名之。

后来的千古绝唱《七步诗》、《洛神赋》和《鱼山梵呗》,在惨烈的政治斗争中败北的曹植被贬到东阿,游山玩水之雅兴,郁不得志之落寞此起彼伏,然浩浩黄河从鱼山脚下流过,平静下来的曹植将更多的时间交给了游历、读书和思考。从子建祠拾级而上,经过隋碑亭和碑林,半山坡羊茂台上有一洗砚池,池畔有一石亭,名读书亭,相传是东阿王挥毫泼墨,吟诗作赋之所在。置身于乱世之外,选一清雅之地,品茗、磨墨、听风、洗砚,在冬至之日赏那穿过山壁的寒光,是隐者也是智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慧的人懂得变通,仁义的人心境平和。作为帝家诗子、诗国帝王的曹植一生著述众多,现存诗歌90余篇,赋45篇,还有章、表、书、论、颂、碑、赞、铭等各种文体的著述。而他的才华、智慧也影响了东阿一代一代的人,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使得美丽的东阿增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座山,因为一个人而生动。一个人,因为一颗心而丰满。鱼山,名不见经传,东阿,方圆不足百里。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梵呗,成就了鱼山的辉煌;是曹植,成全了东阿的豪放。八斗拱宸的豪情,洛神湖水的温润,使得东阿的山川如画,使得东阿的天地如诗,这份诗情画意在不断丰富着人们的内心,在不断安定着人们前进的步伐。当信众们吟诵起“东阿王植公,降生曹魏王官。云高天籁连竺中,鱼山接长空。瑞应本起得刚治,七步诗八斗雄。和平妙音世界同,梵呗源真宗。””我们也在袅袅的梵音中得到启示,那是传承几千年的古老咒语,包含着吉祥的寓意,是能带给人幸福、平安,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清静音,我们的清静之心、慈悲之心便会油然而生,其和雅、正直、清澈深满、周遍远闻的声音提升了信众们的内在性情和修养,使人们走入善境,至善至美。在这宁静、清新、淡雅、自然的音符中,能够使人感悟到清凉的人生吉祥的意蕴;那就是活在当下,守住初心。

早春,于梵呗寺和声明堂,又一次和东阿王曹植神交,攀蜿蜒秀丽的山间小道,经仙人足迹到达一高大牌坊,迎面四个大字“上晋梵天”,过牌坊回望,但见“天籟”二字,在漫山簌簌叶落的声响中,宛若一种飘渺的声音,从心底升起,安抚着我们来自浮躁世界的思绪。继续拾级而上,到达山顶,便见一古色古香的长廊,上书“闻梵处”。独坐山顶,滔滔黄河川流不息,向东流去,隔河相望是连绵不绝的群山,雾霭升腾。那飘渺的声音,仿佛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重,终于汇成梵呗的绝响,让我在这鱼山之巅物我合一。

